

广阔天地
大有作为



新松屯的后代

新松屯的后代

原著 戴慕仁
改编 陈可雄
绘画 陈谷长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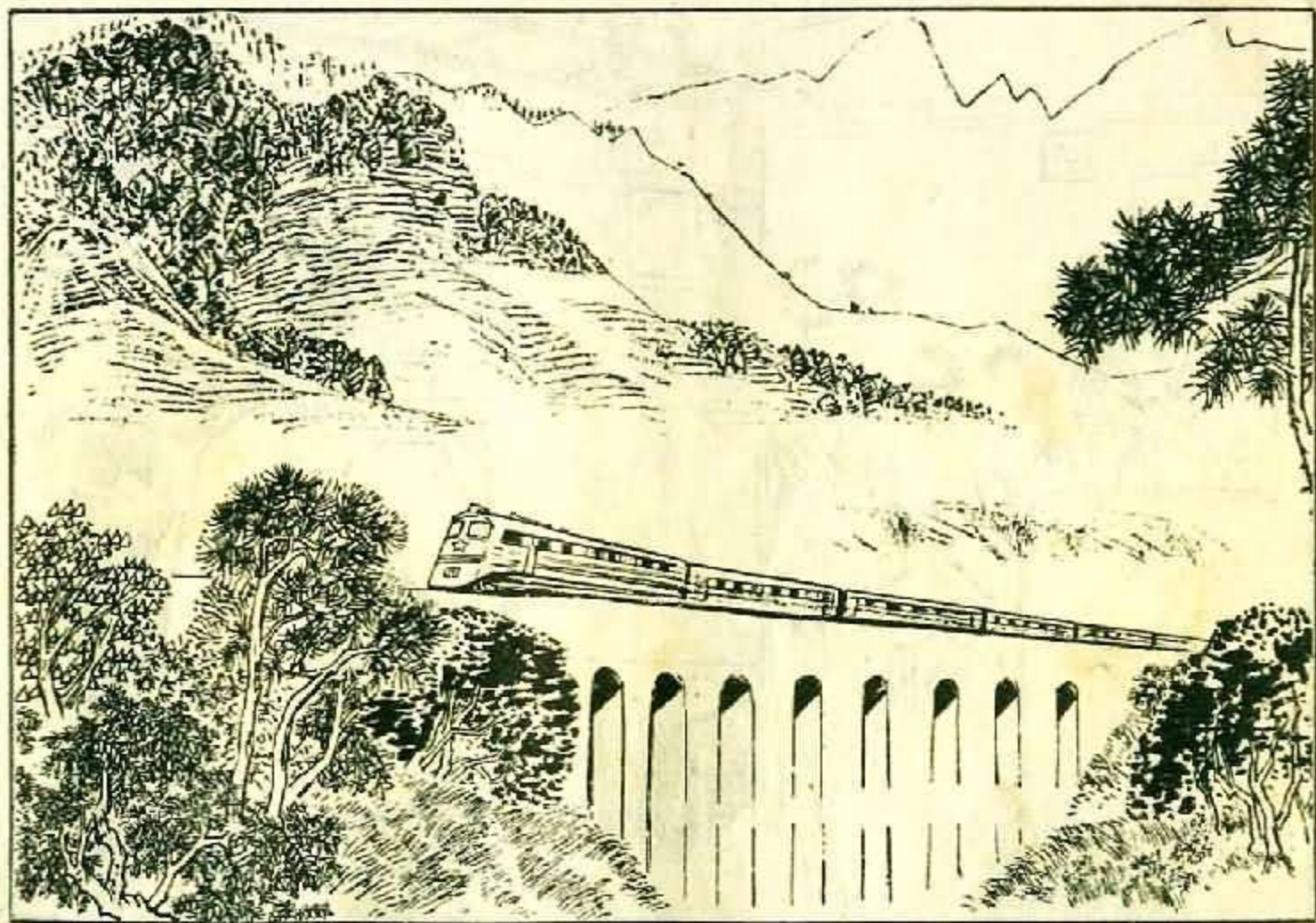
【内容提要】 木匠的儿子沈小峰，只有十七岁，还不到插队落户的年龄，但他决心做一个坚强的革命后代，把青春献给边疆的建设事业。沈小峰在党支部委员、鄂伦春族老猎户孟大爷的带领下，以他自己的实际行动，取得了当地贫下中农的欢迎。三年后，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并被推选为大队干部。

年青一代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，经风雨，见世面，象青松一样茁壮地成长。他们在建设边疆、保卫边疆的战斗中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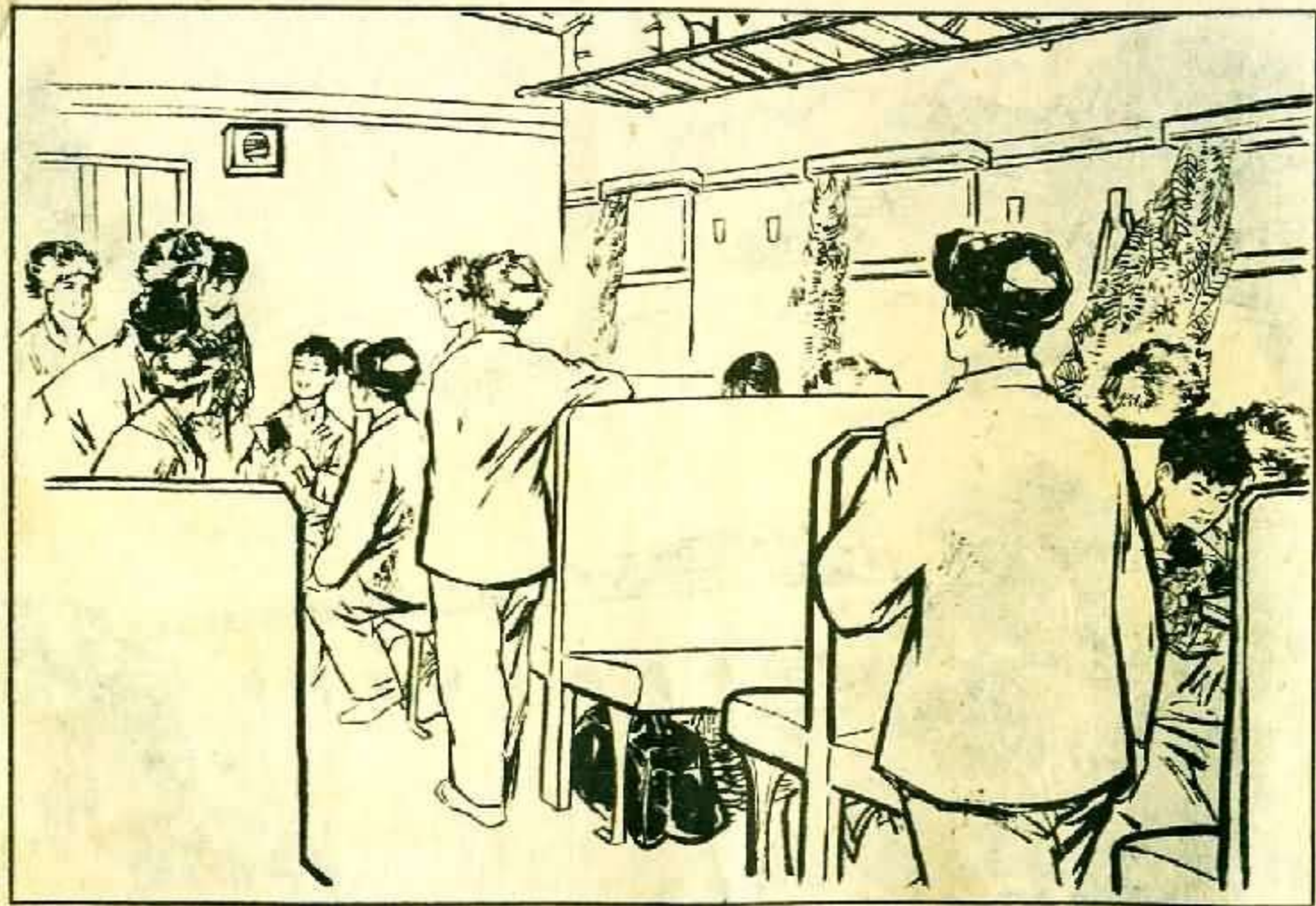
毛主席语录

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

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



(1) 一列满载上海知识青年的火车，在广阔的田野上飞驰。车厢里，笑语阵阵，歌声不断，年轻人恨不得立刻飞到目的地，干一番改天换地的大事业。



(2) 带队人老张望着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，打心眼里高兴。忽然，他发现车厢一头围着一群人，只听得有人在说：“到了边疆，我就要用爸爸给我的这把斧子，为贫下中农造起高大结实的楼房来。”



(3) 老张感兴趣地走了过去，只见说话的人是个瘦小个子，脸上带着稚气，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。他一眼瞥见老张，猝然止住了话语，向周围青年交换着神秘的眼色。



(4) 一看这副情景,老张心里明白了几分,就问道:“你叫什么名字?多大啦?”“沈小峰!”他挺了挺胸说,“六九届的,过了年,十七!”



(5) 老张说：“六九届要到明年才分配，你怎么来了？”“到黑龙江插队去，干革命就得只争朝夕！”他响亮地回答。这时，青年们都帮他说话：“让他去吧！他插队落户铁了心！”



(6) 老张没同意，一路上动员沈小峰回上海，他硬是不肯。老张决定等安置工作完毕，把他带回上海。三天后，已来到通往新松屯的一个小站上。



(7) 贫下中农早已赶着马车，等候在车站上。县委陈太同志和新松屯党支部委员、鄂伦春族老猎户孟大爷，专程前来迎接。老张和陈太交谈时，却发现沈小峰不见了。



(68) 放眼望去,麦海翻滚,银镰飞舞。村前的新松已不是三年前那么稀疏了,而是茂密成林,郁郁葱葱。老张深深地感到: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,青年一代已经象青松一样,茁壮成长起来了!



(8) 那边，沈小峰正同孟大爷谈得热乎：“这匹马真威风！”“唔！刚从内蒙买来的种马，叫‘雪里青’。”孟大爷瞅了一眼，心想：这小鬼挺机灵哩！



(9) 青年们都上了车,孟大爷把鞭子在空中打了个唿哨:
“驾——”马就“得得得”地撒开蹄子,飞快地向前跑去。



(10) 一路上,壮丽的景色,看得青年们着了迷。沈小峰更是活跃得坐不住,象是回到了久别的家乡。过了半晌,座落在半山坡上的新松屯,已隐隐地出现在眼前了。



(11) 马车经过村外一片沼泽地时，突然一滑，陷到泥坑里去了。沈小峰二话不说，第一个跳下车去，窜到车前，赶紧脱下棉袄，往轮子下面垫。



(12) 青年们也都争着下车，“通通通”地跳进泥坑，推的推，拉的拉，弄得满身泥浆。沈小峰更是车前车后地忙着，招呼着，俨然是这场战斗的现场“指挥员”。



(13) 陈太笑着走过来，对老张翘了翘大拇指说：“这小鬼能啊，是块料！他叫什么名字？”老张回答说：“他叫沈小峰，事情办完了，把他带回上海。”



(14) “干么?!”“他是六九届毕业生，要到明年才分配，是‘混进来’的，谁也没有批准他。”“啊！是这么一回事，小伙子决心可不小！”看来，陈太很赏识他。



(15) 马车出了沼泽,车子已经损坏,青年们从车上扛起自己的行李,准备徒步进村。沈小峰问孟大爷:“这道怎么不修一修?”孟大爷说:“你们来了就好办啦!不仅这道,而且整个儿都要叫它翻个身哪!”



(16) 陈太拿毛巾替沈小峰擦拭身上的泥水，问道：“没批准，为什么一定要上这儿来？”沈小峰眨了眨眼睛，说：“因为我听见边疆的农村在召唤！”



(17) “家里支持不？”陈太问他。沈小峰晃了晃肩上的工具箱，说：“我爸爸是个木匠。你看，这工具箱也是他给我的。他要我好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为边疆的建设献出青春。”



(18) 陈太故意逗他：“好好玩一阵子，过两天我派马车送你回去！”沈小峰头一扭，拗强地说：“别说马车，就是坦克也别想拉得动我！”



(19) 进村后，沈小峰就一头钻在马厩里拨弄木头。他又是刨，又是锯，帮助队里修理那辆摔坏的马车。



(20) 第二天，贫下中农知道了，都来替沈小峰说情，要求把“小木匠”留下。老张听了很高兴，小伙子以他自己的实际行动，初步得到了贫下中农的欢迎。



(21) 孟大爷拍了拍沈小峰的肩膀，说：“别带走，留下吧，进了门就是咱新松屯的后代，到老林子滚上一阵子，准能成个好猎手啊！”陈太也对老张说：“我们决定破格收下，你回上海把关系补来就是了。”



(22) 难忘的第一课。孟大爷把青年们带到村口的青松下，讲起了鄂伦春族人民在旧社会的血泪史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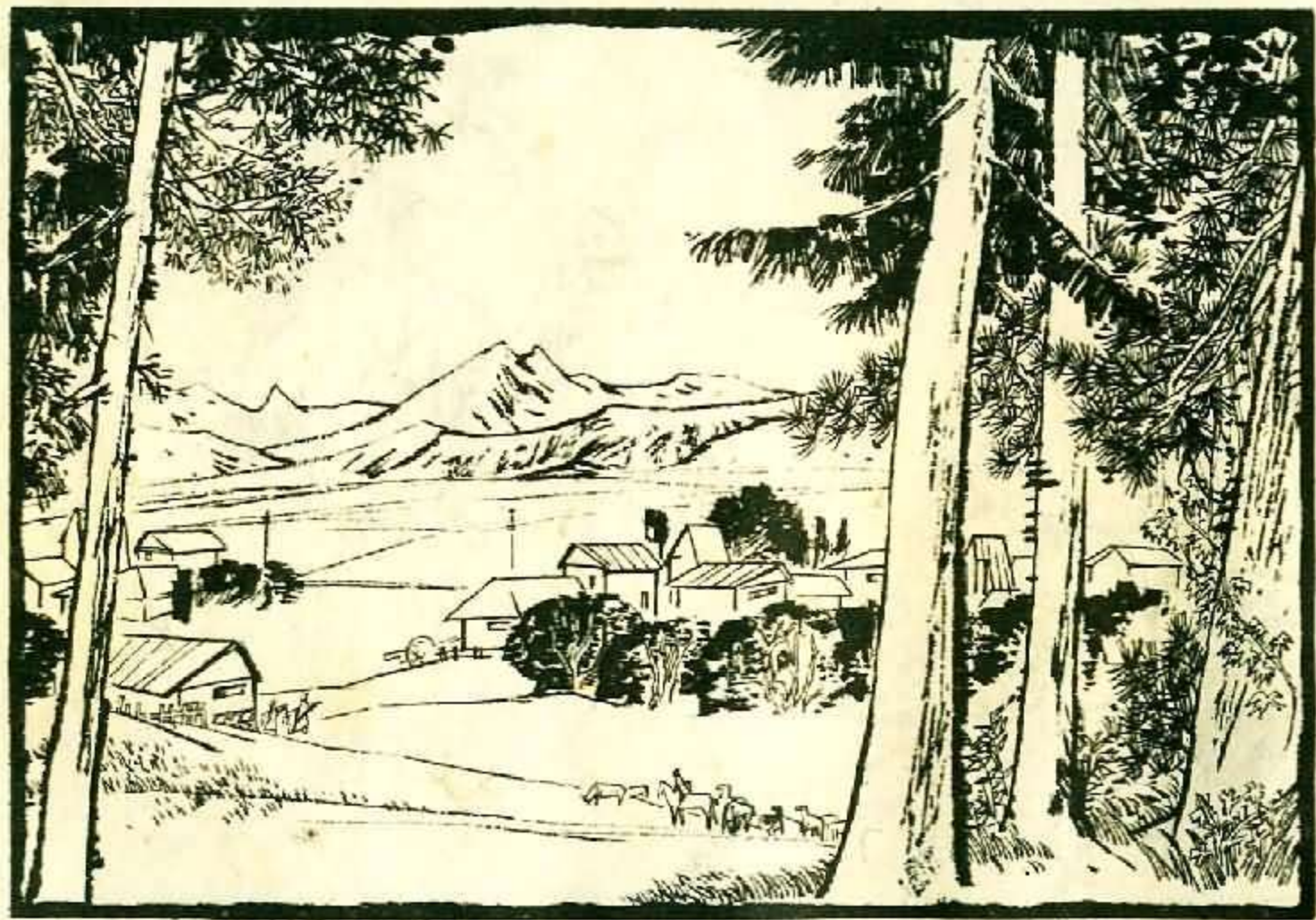
(23) “解放前，在老沙皇、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下，鄂伦春族人民被赶进了深山老林，成年游猎，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。”



(24) “有一年，我父亲带着兽皮下山，想调换一些少得可怜的盐和日用品。路上，迎面碰见一队老沙皇士兵。这些强盗不但抢去了皮张，还强迫我父亲去当劳工。”



(25) “我父亲怒不可遏，就跟他们拚。这伙凶恶的野兽，开枪打死了我父亲。老沙皇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真是数不清啊！



(26) “解放了，毛主席的阳光照到了边疆，鄂伦春族人民翻身做了主人，开始定居下来，建设自己的村庄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”



(27) 孟大爷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现在，新沙皇比老沙皇更凶恶！你们要象青松一样，把根扎深、扎牢，才能把边疆建设成反帝、反修的钢铁长城啊！”



(28) 孟大爷的话激励着每一个青年。沈小峰热泪盈眶地说：“孟大爷，我一定不忘阶级仇、民族恨，做一个坚强的革命后代。新沙皇胆敢伸进侵略魔爪，就坚决斩断它！”



(29) 没多久,沈小峰他们组织了向沼泽地要粮的“青年突击队”。青年们不怕苦,不怕累,猛冲猛打,生龙活虎。



(30) 贫农王大娘心里疼着这些小青年，就把饭菜送到田头。可是她招呼了大半天，谁也不肯歇下来。



(31) 沈小峰只得“命令”大家停下来。青年们抓了几个馒头,随后又猛干开了。王大娘望着这群热情可爱的小后生,疼爱地说:“真是咱贫下中农的好后代啊!”



(32) 沈小峰的一言一行，孟大爷都看在眼里。开荒一结束，孟大爷就收他做了徒弟。从此，孟大爷走到哪里，沈小峰就跟到哪里。



(33) 巍峨的大兴安岭，白雪皑皑，银装素裹。这天，沈小峰背着一冬的行装，跟孟大爷进山打猎去。



(34) 一走进深山密林,沈小峰踏着没膝大雪,望着参天大树,对一切都感到新奇,他不由亮开嗓子唱起来:“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……”



(35) 林子越密，积雪越厚。两人搜捕了一天，没有收获。傍晚，刮起了风暴。狂风把树上和地上的雪卷扬到半空，打得人睁不开眼。



(36) 孟大爷熟悉林中情况，领着沈小峰顶风冒雪赶路。最后来到一个背风处露宿，两人又忙着打树枝，搭帐篷。



(37) 生篝火时,沈小峰想起刚才情景,就问孟大爷是怎么认得方向的?孟大爷回答说:“路在树上。由于光照的缘故,树的阳面皮粗皱褶多,而背阴处纹理细皱褶少,所以能够辨出方向。”



(38) 孟大爷从兜里掏出毛主席的光辉著作《愚公移山》，兴奋地 对沈小峰说：“一个猎人要辨别方向；一个革命者就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啊！”



(39) 篝火熊熊地燃烧起来，窜跃着火苗。沈小峰捧着书，认真地读起来，他越读眼睛越明亮，浑身热乎乎的。孟大爷眯缝着眼睛，聚精会神地听着。



(40) 凌晨,沈小峰突然被孟大爷推醒:“起来,快起来!”原来,孟大爷发现附近雪地上有黑熊的新鲜脚印。



(41) 两人追踪了十多里地,果然发现一头大黑熊。孟大爷指挥沈小峰兜一个大圈,包抄到前面;刚埋伏好,大黑熊就摇摇晃晃地爬过来。



(42) 沈小峰举枪就打,可怎么也扣不动扳机。低头一看,原来手指扣在外铁圈上了。



(43) 他心一急，“砰——”，子弹从黑熊头上飞了过去。大黑熊听到枪声，就凶神恶煞地向他扑来。



(44) 正在这紧急当口，孟大爷的枪声响了。大黑熊摇晃了几下，沉重地倒在地上，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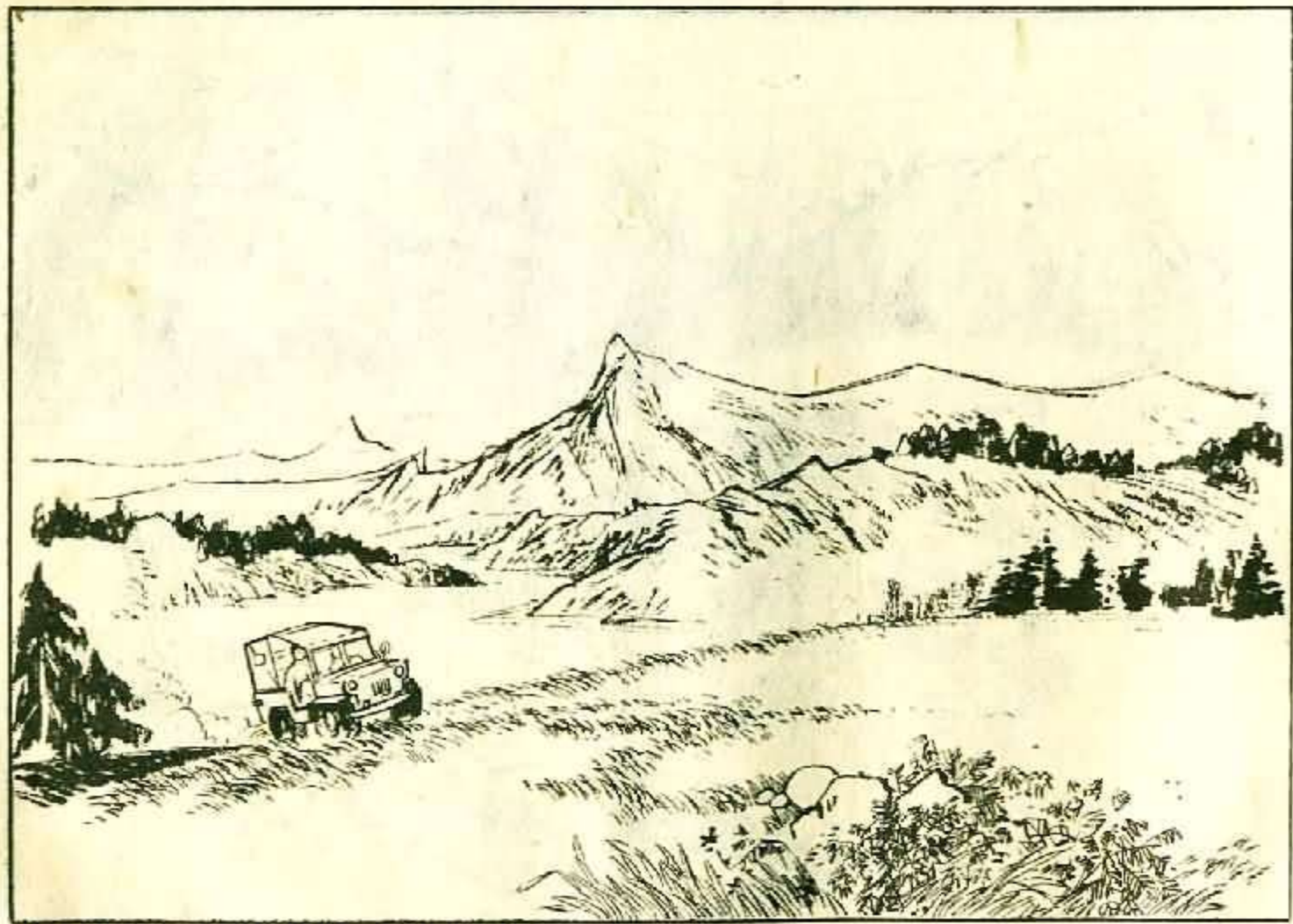
(45) 经过这一次战斗，沈小峰才懂得了：打猎要有好枪法，干革命必须有正确路线指引。



(46) 沈小峰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，虚心学习孟大爷的狩猎经验，迅速成长为一个出色的小猎手。初春，冰融雪化，一老一少兴高采烈地满载而归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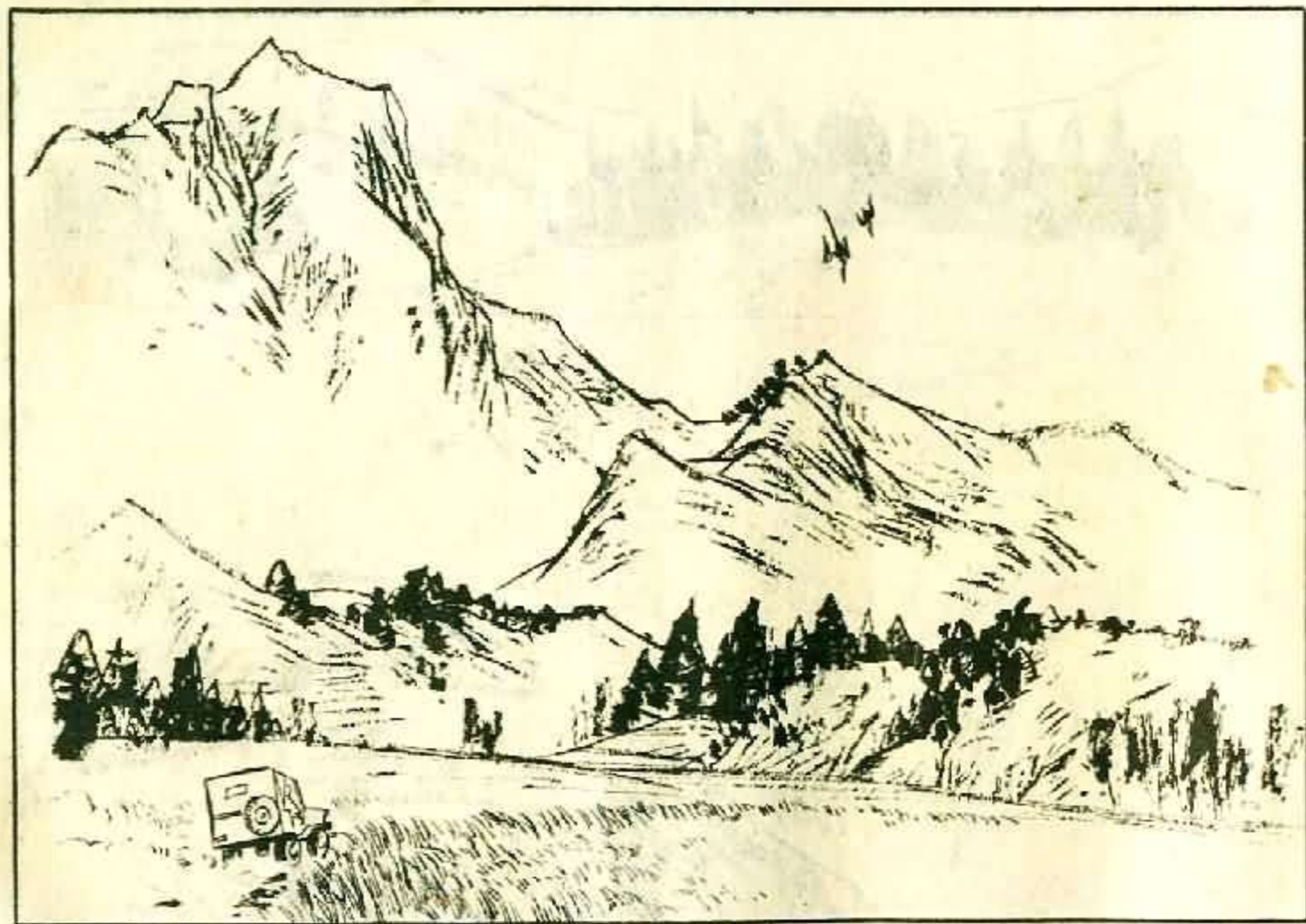
(47) 三年后,老张又来到了黑龙江,陈太特地开了一辆吉普车,送他到新松屯去。



(48) 老张关心地问起沈小峰的情况,陈太兴奋地告诉他:
“嘿,棒极了! 已经入了党,还当了大队干部。”



(49) 经过当年陷车的地方，陈太说：“还记得不？过去的沼泽地，已被青年人改造成‘大寨’田了！”老张望着车外金色的麦浪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

(50) 车子越过一片放牧的草甸子，村前树梢上惊起两只山鸡，腾空飞去。紧接着“叭叭”两声枪响，两只山鸡抖瑟着翅膀，象两片败叶飘飘忽忽地掉进麦丛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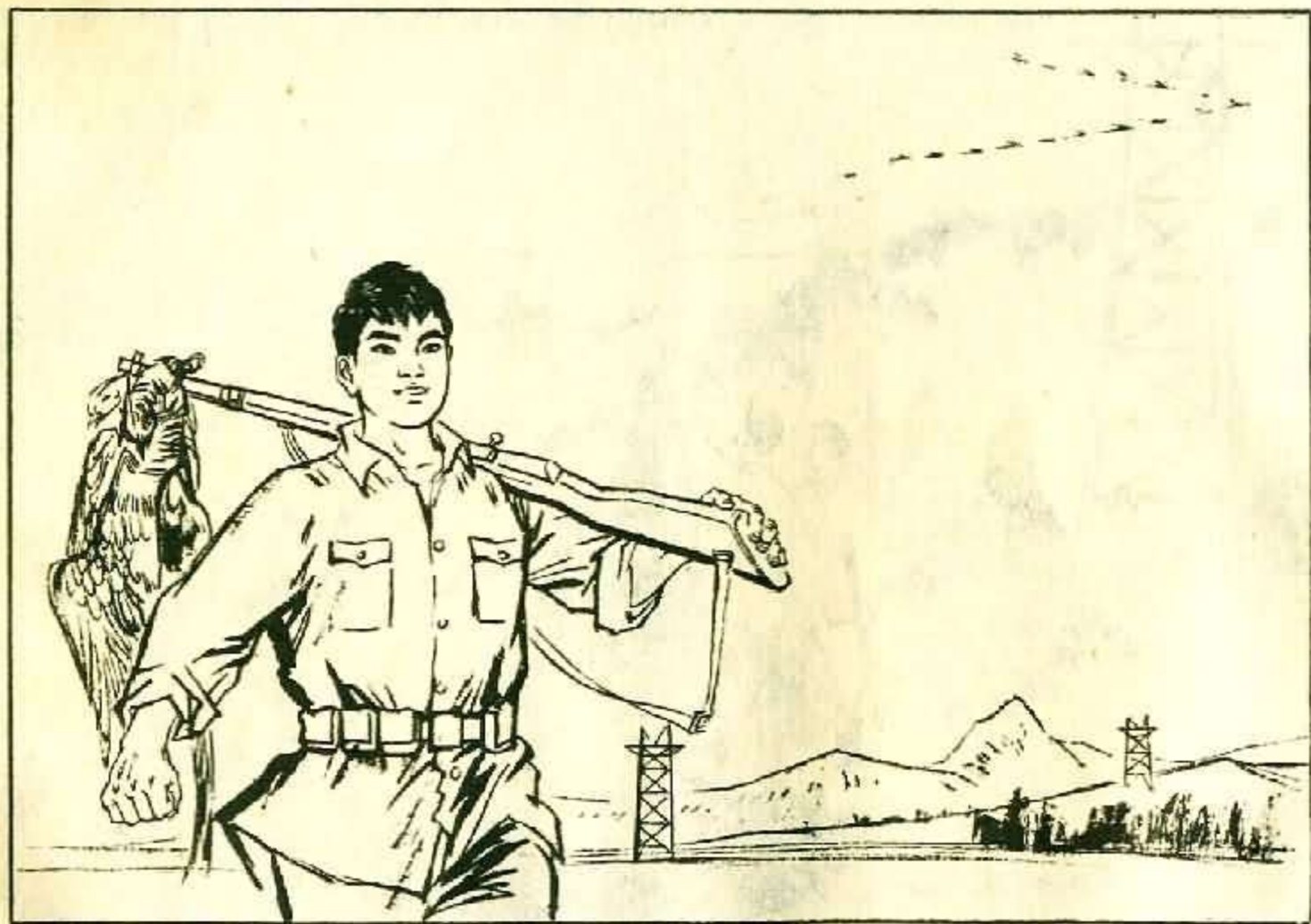
(51) 陈太一个急刹车，兴致勃勃地拉着老张下车。就在这时，麦垅里“嗖”地窜出一条猎狗，嘴里叼着两只山鸡，得意洋洋地跑了过去。



(52) “谁啊，枪打得这么好？”老张惊奇地问。陈太说：“咱们地区有两个神枪手，鄂伦春族的老孟头和他的徒弟沈小峰，这一老一小打枪可神哩，说打鼻子不打牙。”



(53) 说话间,麦垅里走出一个人来,手里提着猎枪,两只山鸡已经挂在枪尖上了。老张惊喜地喊着:“沈小峰——”



(54) 沈小峰快步迎了上来。他结实得象座小铁塔，一条军用皮带束着紧身的马裤，显得威武骁悍，微笑着说：“孟大爷知道你们要来，叫我趁午休时搞点野味招待客人。”



(55) 这时，陈太上“五·七果园”去了。老张拉着沈小峰问起这几年来的情况，沈小峰说：“这主要是孟大爷带的好，在贫下中农面前，我永远是个小学生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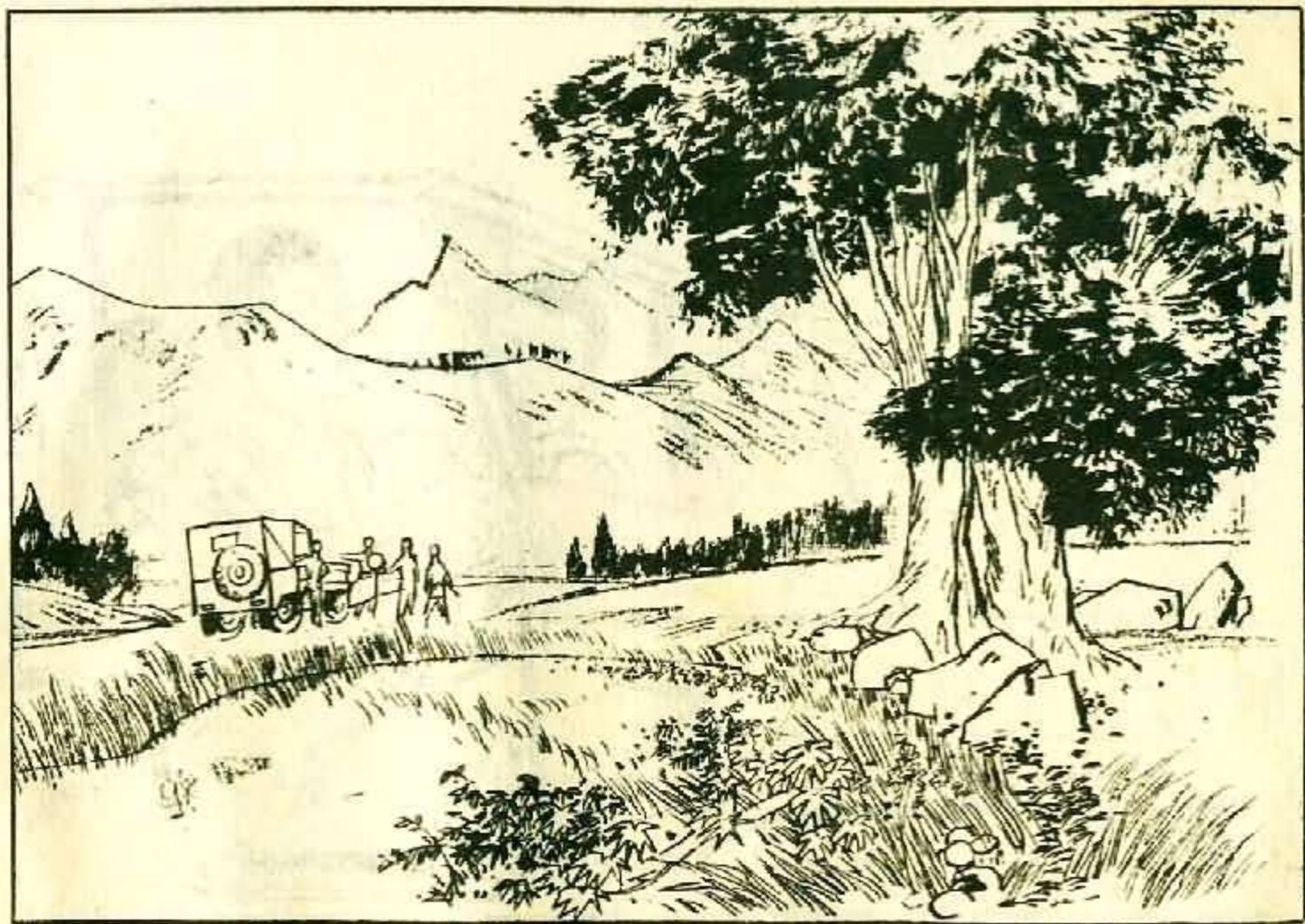
(56) 老张关心地问：“想家吗？”沈小峰淡淡一笑说：“我有时也想家，但是我更舍不得离开这里的贫下中农。离开了他们，我的生活就没有意义。这里的水越喝越甜，新松屯的一草一木更加可爱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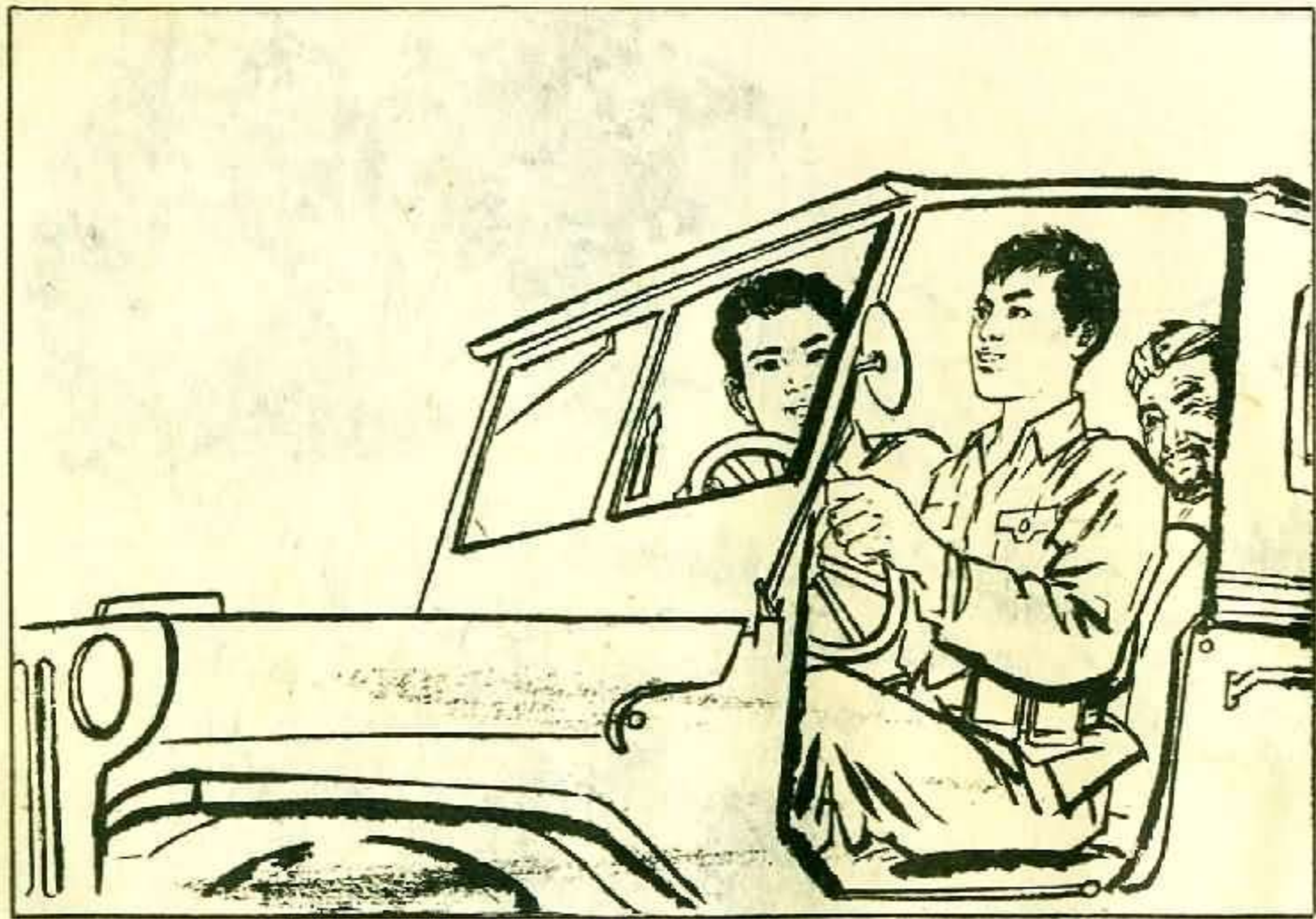
(57) 这时，麦丛里传来话语声，只见孟大爷手里托个大西瓜，陪着陈太出来，对沈小峰不满地说：“把客人搁在这儿晒着，干么不进屯？”



(58) 老张站起来说：“这儿凉快。我们等驾驶员哪！”陈太呵呵笑道：“小沈，果园真把我迷住了，再过几年来，准能吃到你们种的大苹果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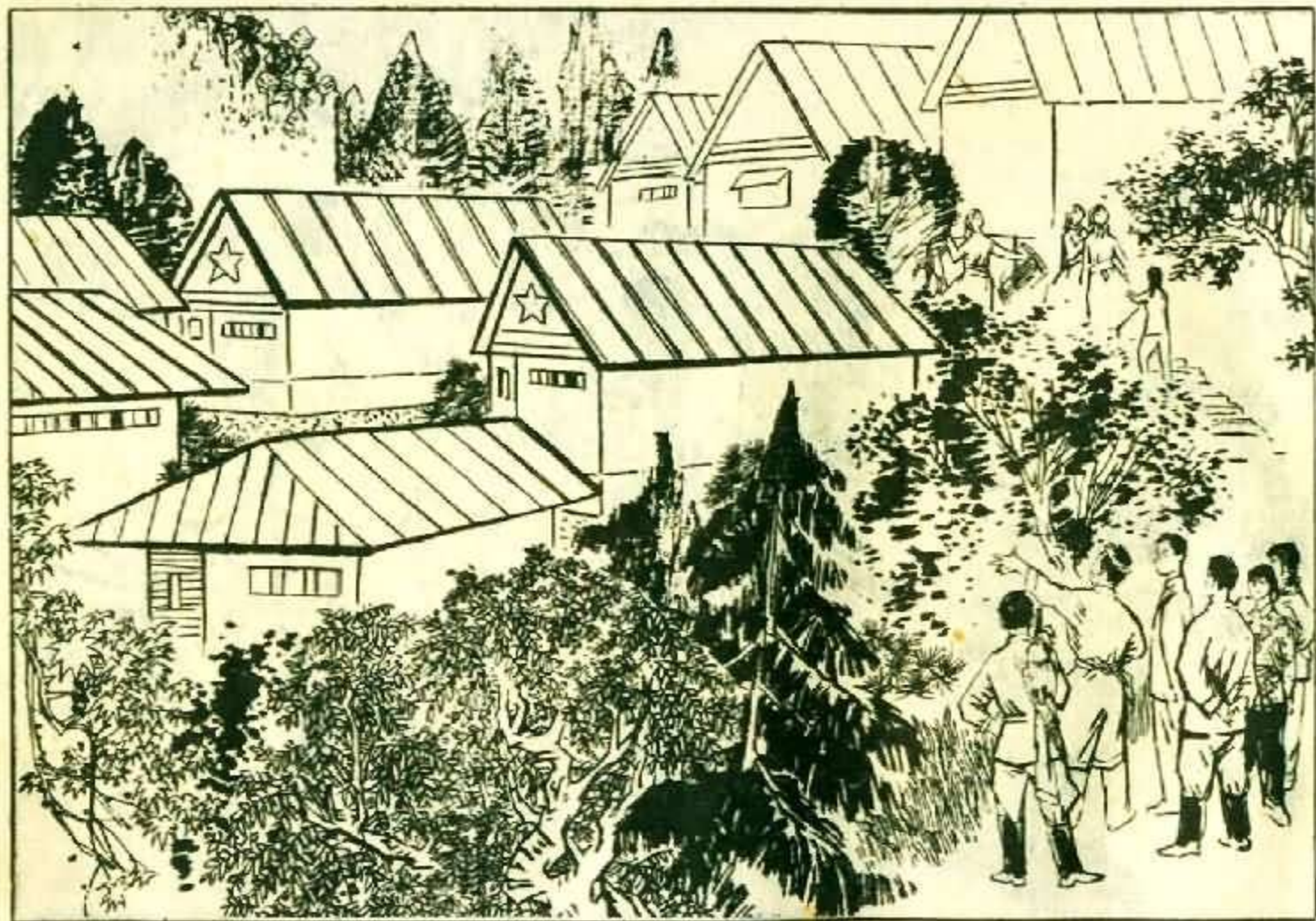
(59) 孟大爷挥挥手：“上车吧，小青年都等得快冒火了！”老张和孟大爷先进车篷，陈太指指驾驶座说：“小沈，咱俩谁也甭客气，你干吧！”沈小峰熟练地把车开动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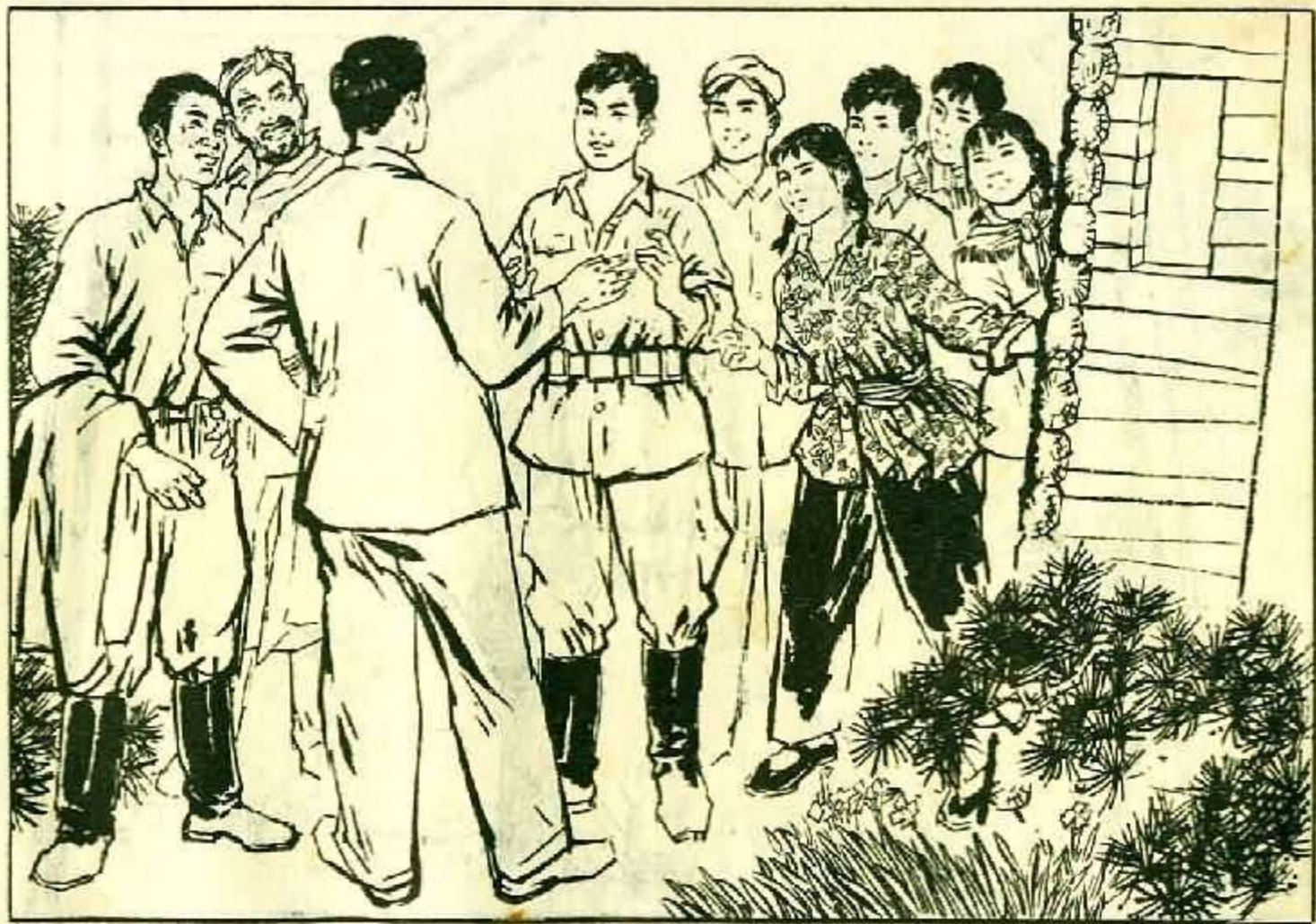
(60) 老张惊奇地问：“你又是木匠，又是猎手，现在又成了驾驶员，到底是干哪一行的？”“为了战备，都得学一点呗！”沈小峰回答得很干脆。



(61) 进村时，青年们欢天喜地出来迎接。老张望着这群新松屯的后代，为他们的成长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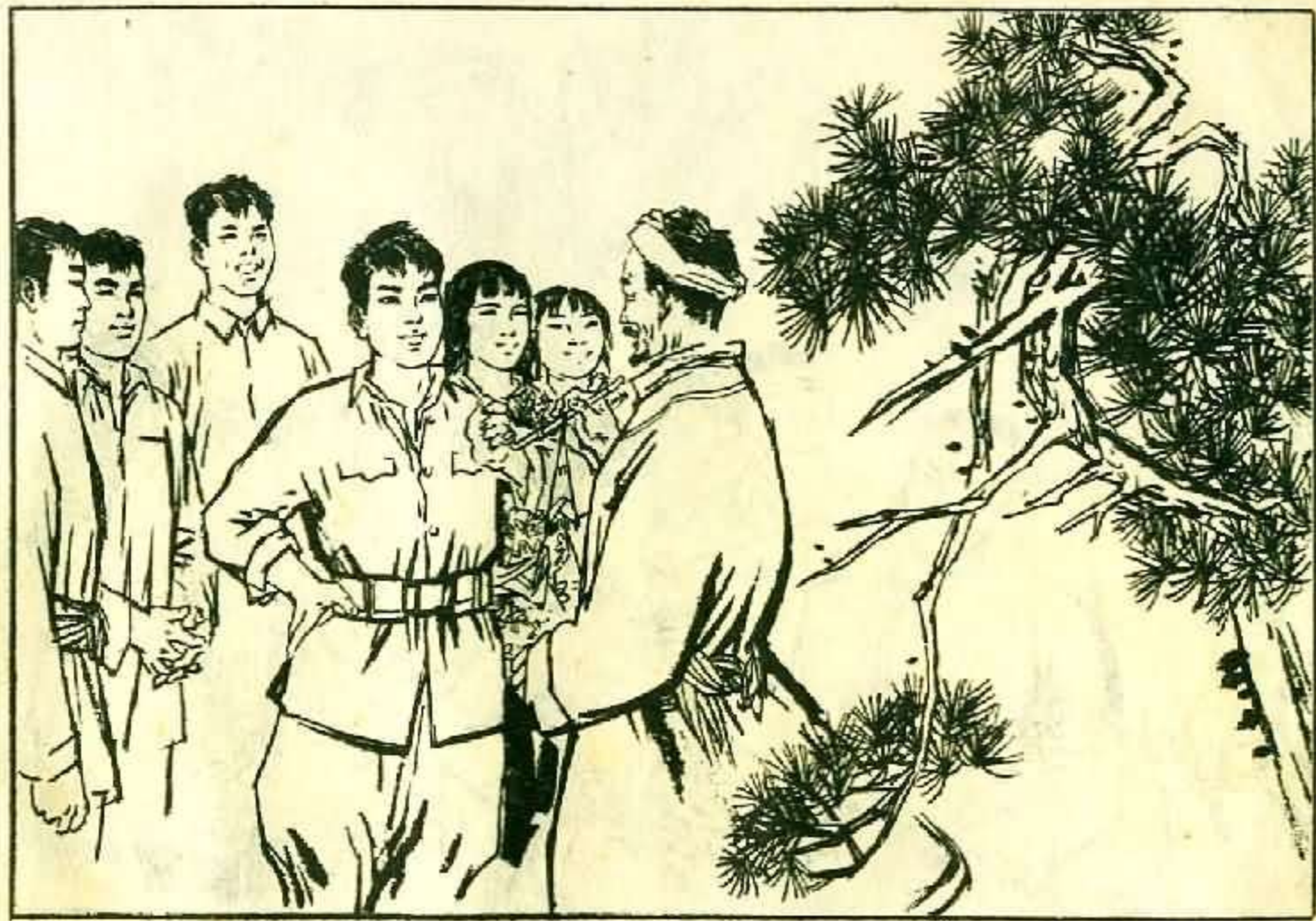
(62) 老张望着一幢幢崭新的宿舍，呆住了。孟大爷兴奋地说：“这些，都是小峰他们领着干的。”老张挺满意地指指沈小峰：“你这个小木匠快变成建筑师了。”



(63) 沈小峰不安地说：“老张，我到了农村才感到知识不够用呀！咱东北盖房不比南方，要计算风和积雪的负重压力，这些计算公式都是爸爸替我核对的。我还差得远哩！”



(64) 这时,孟大爷凑着沈小峰说:“刚才陈太同志对我说,县委考虑到我们麦收很紧张,挖战备山洞的任务,不要我们屯抽人了。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

(65) 沈小峰坚决地说：“不！挖战备洞是大事，一定要抽人，我们支援二十个民工不变！同时，把全队动员起来，一齐上阵抢收小麦，保证一粒不丢！”



(66) 青年们听了，齐声嚷道：“小峰说得对！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！”孟大爷听着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



(67) 下午,孟大爷和沈小峰一起,带领着社员,去收割小麦。老张坐不住了,也拿起镰刀,跟到了地里。



新松屯的后代

原 著	戴 慕 仁
改 编	陈 可 雄
绘 画	谷 长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上海绍兴路五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

开本 857×1048 1/64 印张 4 1/32

1974年2月第1版

1974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0,001—1,200,000

统一书号: 8171·844

定价: 0.08元